

《人潮汹涌》： 春节档电影的 “公器”与“私货”

程波

今年春节档,电影院里可谓“人潮汹涌”,七大新片联袂上映,已经并继续创造着中国电影的多项市场纪录。与《唐人街探案3》开头的猛烈势头、《你好,李焕英》口碑和票房的逆袭增长相比,饶晓志导演,刘德华、肖央、万茜主演的《人潮汹涌》在市场上的表现可谓有点“名不副实”,虽然凭借口碑逐渐扩大份额,但初期票房被严重抑制,显得有些平淡。

《人潮汹涌》具有明显的类型电影特征,可以说是荒诞喜剧与犯罪电影的融合,高端职业杀手与底层群众演员互换人生的情节构架也具有原型意味。我们知道,《人潮汹涌》翻拍自日本电影《盗钥匙的方法》,这部由香川照之、堺雅人、广末凉子主演的作品,获得过2012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2013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剧本奖,主演堺雅人还凭此获得了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男演员奖。原作较为扎实的剧本基础给了《人潮汹涌》一个很好的台阶,踩在上面或可登高望远。

客观说,虽为翻拍,《人潮汹涌》二次创作颇为用心,在考虑观众口味和春节档期的层面,一眼望去,便能觉察到其在“中国化在地化”和“增加喜剧感”两个方向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重新设计:上海的都市楼宇街道与市井弄堂(在地性)、中国影视生产制作生态(本土互文)、给职场“白骨精”增加单亲妈妈的身份(中国式温情)、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成熟的少年感”(更大年龄段的观众预期)、并不铺陈的大团圆结局(春节档“反油腻”)、大反派变为操着川渝方言的女性(黄小蕾的表演很有喜剧性和记忆点)等。环境、人物、剧情的逻辑都很清晰且真实,几位明星主演演技也都“在线”,从盘面上看,应该说很好地完成了春节档影片应该有的“公器”设定。

不仅如此,《人潮汹涌》还在类型感和作者性的平衡上表现不俗。原作的主题在影片中进行了更具人文性的开掘:阶层差异、底层迷失、自我寻找,乃至跨越叙述层次的“真实性”问题、反身性和互文性的元电影意识,颇具情怀感的“戏剧人生”等都较为充分地表达了出来。多线索交织,“错位”的荒诞性、“戏中戏”结构、剧中人限制性视角与观众全知视角碰撞下“无悬念的悬念感”这些个性化叙事手段也很有“手工艺感”。镜语体系与视听美学上则在“上海风情”、“市井现实主义”、“黑帮表现主义”、“影像的舞台感”等方面表现出创作者自觉探索的意识与能力。与此同时,电影还具有较强的自我审查意识,原作中“杀手”犯罪的形态被更为意象化和克制地呈现出来,这也从实际操作上更好地支撑了类型与作者的平衡,为“公器”服务。

换个角度来看,《人潮汹涌》还是有一种在作者性中更为极致的夹带“私货”特征。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观众来说,这一层面较为隐秘而不具有天然亲近感,其迷影气质、元电影意识、戏剧情怀能看出是导演创作很重要的兴奋点,但观众可能Get不到也不会特别感兴趣。刘德华不仅是影片男主角,还是监制,电影中有多处向他曾经主演的《天若有情》、《无间道》等经典港片致敬的桥段和元素。饶晓志作为戏剧导演出身的电影导演,也在电影中多处提及戏剧原理、表演理论、荒诞派戏剧大师贝克特和他的名作《终局》,或以解构或以致敬的方式。电影还互文地植入了《喜剧之王》、《平原上的夏洛克》、《大上海》、《你好,疯子》、《无名之辈》、《流浪地球》(郭帆,剧中戏称《流浪星球》)、《刺杀小说家》(路阳导演,雷佳音和郭京飞的客串)、“乘风破浪的姐姐”(万茜的“年龄梗”)等多种元素,不仅构建了影像的“家族相似系统”,还以“破墙”的方式打通现实与电影的边界,让电影在创作者夹带的“私货”中多了不少可以咀嚼的滋味。

在“公器”与“私活”既一体两面又具有悖论的关系中,《人潮汹涌》当然渴望在春节档中遇见那个叫观众的“你”。毋庸讳言,《人潮汹涌》不具有《唐人街探案3》的原创系列IP资源和与春节档更适配的视听刺激与热闹感,也没有《你好,李焕英》中悲喜剧的温情与柔软,甚至《刺杀小说家》、《新神榜:哪吒重生》的工业化水准在市场上可能具有的吸引力它也不具备。《人潮汹涌》质量上乘,类型感与作者性均衡,喜剧、温情、视听刺激都有,却似乎又都不极致。在市场对于春节档电影更偏于“公器”的期待中,《人潮汹涌》的处境既让人惋惜又有些无奈,也许,当然只能是也许,《人潮汹涌》如果出现暑期档,是不是境遇会好些呢?

应该说,这些年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升级,类型化潮流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但对不低于工业水准同时又带有“纯手工打造感”的高艺术附加价值的作品给予的空间不够,对形式探索宽容度不足,对所谓的“形式大于内容”似乎也过于警惕,比如前几年的《一步之遥》和《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市场上遇冷。“人潮汹涌”中与“你”相遇,“你”虽不可能是全体大众,但如果只是一个孤独的个体,那类型感和商业性必然会受到限制。所以,怎样才能让更多人相信自己就是并真的成为面对《人潮汹涌》这样质量上乘也很用心的作品时那一个普通又独特的“你”,是创作者、市场和观众几方面都需要努力的。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刺杀小说家》： 一个故事,两种讲述,镜像结构

张燕

尽管疫情仍在,但去年以来观众压抑许久的观影热情以及影院生产力已无可阻挡,带来了2021年春节档中国电影市场的空前火爆,不仅创下了春节七天全国影院票房超过78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而且截至2月21日已成功创造《你好,李焕英》、《唐人街探案3》两部票房超40亿元的超级卖座片。

在这样的市场语境下,奇幻动作冒险片《刺杀小说家》截止到目前才过10亿元的票房产出,着实令人遗憾。事实上,《刺杀小说家》虽没成为大众首选的爆款,但却是一部有着鲜明作者信念、艺术美学品格、工业化实践突出的优质佳片,尤其在从文学到电影的跨媒介改编创作方面,具有突出的独创发展。

《刺杀小说家》与曾在全球引发票房热潮和社会反响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盗梦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盗梦空间》通过多重梦境构建一个结构扎实、逻辑严密的爱情故事;《刺杀小说家》则在多线程叙事、时空交叉、游戏影像融汇的复杂花哨形式下,讲述了一个剧作结实、逻辑顺畅、视听奇观的亲情感悟故事。也如同《盗梦空间》中诺兰始终强调意识决定物质、有想法就能创造现实的核心理念一样,《刺杀小说家》以鲜明的主题内核为牵引来构建故事与精彩叙事,即路阳导演坚持的“只要相信,就能实现”的创作信念与电影内在精神。正是这种正能量价值理念的植入以及核心人物(创作者与人物形象)的内驱推动,才成就了影片《刺杀小说家》历经数年克服万难最终完成,也引导观众在欣赏精彩故事之余发掘更多的意义空间。对当下中国电影市场来说,这种创作实践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刺杀小说家》核心理念的有效建构,既基于原著小说,更拓展于编导影像改编的二度创作。影片改编自双雪涛的同名短篇小说,作者观察到拐卖儿童、阴谋犯罪等社会现象,融入父爱亲情、坚持不放弃的情感精神的多层次思考,搭建了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戏中戏”套层框架。现实社会中缺钱应聘、寻找女儿小橘子的前银行职员千兵卫被卷入刺杀小说家的阴谋中,以及在小说虚拟世界中为父报仇的少年久谦与女孩小橘子捉进头城刺杀成佛的赤发鬼,两条故事线索交叉推进,杂而不乱。原著小说将现实、虚构幻想等丰富元素有机融入,充满想象力与启发性,为电影改编创造了巨大的戏剧空间和情感张力,但同时因为文学性极强、多线程叙事与空间混杂,亦给影像创作带来较大的困难。

从文本到影像,影片《刺杀小说家》最具独创性的是内容与形式的融合。编导在尊重原著精神内涵的基础上,切实把握伦理主题精髓,创造发展镜像叙事的互文本样态,匠心独运地呈现出内容与形式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影响。具体来说,影片基本上保留了原著小说双线索交叉的核心情节与叙事框架,现实时空中父亲关宁寻找女儿被展刺杀小说家、虚构时空中路空文斩杀赤发鬼的故事错落有致、有序推进。但同时编导充分调用天马行空、浪漫理想的自由想象,采用取其筋骨、丰满血肉的手法,融入奇幻、冒险、武侠、动作等类型元素,将原故事情节发扬光大并创新拓展,同时在故事虚构时空中调用现实主义逻辑去夯实叙事肌理,精心打磨情节细节与人物心理,使得故事兼具感性与伦理的审美特质。

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

生的互文关系,而且多个文本之间可以形成复调结构、多元化合的互联空间,从而可能产生更深度延展的戏剧性与表意性。从文学到电影,《刺杀小说家》的戏剧张力与最大看点在于两个时空——现实世界与异世界——的设置,智能时代的现实都市世界常规熟悉,南北朝特色的古代异世界则具有极致的东方想象与文化质感,两个世界完全不同。不同时空中的角色设定与故事进展各异,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失女父亲被设陷“刺杀小说家”的阴谋,与虚拟世界中复仇少年空文斩杀残暴赤发鬼的情节,原本是人物相异并关联疏离,如果无法找到巧妙的连接点和触发点,交叉叙事时易流于相互孤立。为此,编导竭尽所能地铺垫设置双时空之间的情节关联与细节,架设从现实世界转向超现实的异世界的“故事之桥”,巧妙强化和深度挖掘两个时空之间的内在呼应性与多元互文性,创造影片一个故事、两种讲述、共时交叉的镜像叙事结构。

原小说最核心的悬念是主人公是否杀了小说家以及虚拟世界中赤发鬼是否被少年所杀,这是类型电影的常规设置以及叙事缝合,但电影却在此基础上又独创性地拓展了悬念的多层次与戏剧性。片中现实世界中的集团老板李沐逼迫关宁刺杀小说家的幕后动机,表面看似小说中提到的赤发鬼命运左右其生死,深层次却是意欲斩草除根的阴谋,即李沐曾是小说家路空文父亲的好友,却因权欲利益害死了其父,刺杀实际上害怕路空文复仇而先下手为强。这种悬念的深度生发与双重设置,有效且合理地完善了现实世界中刺杀阴谋的逻辑性,巧妙地呼应了异世界中赤发鬼曾是少年空文的父亲好友、亦因权欲当道而杀害故友的情节设置,在相似设置中形成了有趣的镜像对照与戏剧张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承载了影片对物质权欲和人性异变的批判意义。

针对原小说结尾没有叙述现实世界中父亲是否找到女儿的开放性设置,影片设置了现实世界中关宁找到了女儿,同时异世界中的红甲战士父亲也成功挽救了女儿,实际上是编导有效综合了商业类型片的缝合原则以及期待圆满的观众心理,而精心打造的双时空大团圆叙事。与此同时,如同好莱坞电影常强调家庭亲情主导的“善之中心”原则,影片《刺杀小说家》亦紧紧把握伦理亲情的精髓内核,将之深深植于人物的内心与潜意识,精心设置双重时空线索之间的相辅相成与相互影响。现实世界中主人公数年寻女不得,只能在梦境与异世界的虚构想象中找到,最终虚构幻想又折射于现实期待、照亮了生活现实。银幕上同一演员扮演的两个人物,在同样的父爱中完成了角色合一,在作为情感连接的女儿梦境呼唤及小说笛声悠扬的前提下,随着不断趋近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的戏剧冲突以及情感命运,人物愈发找到了人性光彩。片中两个不同时空同一种深沉父爱的叙事要义与情感内核,在精妙的镜像叙述结构下,得以独具匠心地呼应传达。

人物永远是故事的核心与电影的核心,没有很好地塑造人物心理驱动、深层性格与人性洞察,故事将是概念化、架空空的。创作者在小说转化为电影的过程中,引入梦境、潜意识等心理学专业内涵,深度植入两个故事中主人公的行为心理,理顺了主要人物的特定性格情绪,从而促使叙事动机的合理性、叙事转向的顺畅性,丰满了整体叙事的肌理与逻辑。原小说中受展刺

杀小说家的千兵卫与讲述少年刺杀赤发鬼故事的小说家之间相对疏离,但千兵卫与小说中少女同名,或者看到了小说家写作的坚持执着?人物心理动机有一定交代,但并不饱满。导演路阳的创作诉求“要把生活中一些抽象的生命体验,转化为故事中的具体情节”,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维度上都讲真话”,由此出发,影片深层次地剖析人物行动与心理,将主人公关宁更极致化地真实塑造。他失女失婚、耗光了积蓄、女儿成为支撑其生命意义的唯一理由,这种创伤心理的持续刺激,通过其像化思维的转化,才会出现其超前于小说的有关女儿与赤发鬼的梦境想象与情节构造,才能延展出影片中主人公与小画家相互影响、接续创作的合理逻辑,赋予主人公性格与身份发展的新空间。

导演在原小说中看到了“困境下看似无意义的残破人生所迸发出的强韧生命力,且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希望在电影中塑造“质朴的凡人英雄”,即普通小人物在特定时刻勇敢选择成为英雄,凸显小人物身上的人生亮色与强韧生命力。《刺杀小说家》在自由想象的复调叙事结构中,赋予现实时空中的关宁、小说家以及虚拟世界中的少年空文等人物于多重危机处境、多元可能选择与命运发展。电影改编时极大地拓展了人物之间的互动性与关联度,促使现实人物暗合于小说虚拟世界中的功能叙事与情感想象,从而激发戏剧冲突的巨大空间。现实叙事中,失女的父亲关宁凝望着银幕上可能是其女儿的照片,幻想女儿还活着,当知晓女儿已死的噩耗根本无法接受,所以当凝视着小说家听到“小说中的世界与人,都以某种方式存在”的观念后,自觉完成了由现实匮乏转向欲望与虚构的心理认同机制,继而幻想女儿活着并以此作为继续活着的动力,才会有后续放弃刺杀、排除万难保护小说家的勇气与精神,最终强劲对抗阴谋操纵者,成为真实可信但理想化的救世英雄。

拉康精神分析学认为,观看是想象性的建构机制,赋予观者主体的位置。凝视是欲望的投射,幻想则维持了欲望与欲望的舞台空间,当凝视与欲望产生突变时,则蕴含了叙事转向的丰富可能性。现实世界中的关宁凝视着小说家路空文,关宁凝视着小说异世界中的红甲战士父亲,小说家路空文幻想着异世界中的少年空文,实际上他们都是两两对照、镜像呼应的欲望主体。同时原小说中男律师在电影中置欲成从小被遗弃、缺乏渴望爱的女性助手屠屠,作为具有权力欲望的他者角色,她被关宁深切的父爱真情打动而转变,她的凝视帮助了关宁反抗现实世界中的“赤发鬼”李沐,既补充平衡了性别叙事,也更完善了叙事主体的银幕想象性建构。正如原著小说作者评价《刺杀小说家》是一部在中国很罕见的电影,影片自由把玩别样的时空概念与镜像结构,超越了原著规限和类型陈规,展现出故事情节脑洞大开背后的现实与“超现实”的互文意义,伸展出奇妙的艺术创造力和文化表现力。同时影片还借助最尖端前沿的虚拟拍摄、动作捕捉、电脑特效等,创作出充满想象力、富于审美意蕴的银幕视听奇观。可以说,《刺杀小说家》算得上是近年来从文学到电影跨媒介改编以及中国电影技术美术本土发展的成功案例。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上接第1版)

截至3月17日,30多家江苏企业报名参加线下行业交流,会议现场完成5个项目签约,另有近20家游戏、动漫、影视企业报名参加香港Filmmart线上江苏馆近90场洽谈对接,功夫家族、稻草熊、欧瑞动漫等企业已经与来自俄罗斯、马来西亚、智利、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的多家购片商进行了对接洽谈,成果丰硕。江苏广电关于新冠肺炎的纪录片在亚洲市场颇受青睐。

近年来,苏港合作交流日益频繁。今年,苏港再度携手,选取影视行业作为文化贸易“走出去”的排头兵,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创新展会服务模式,通过举办开幕式、行业交流、线上展示、项目对接等系列活动,彰显专业化特色,以展促贸、以展兴业,提升江苏影视行业国际化水平。本次交流会的一大亮点是苏港影视行业的务实交流。

据统计,2019年国家电影局共批准87项合拍电影申请,其中64项为香港与内地合拍项目。2020年尽管遭遇影视寒冬,香港与内地的合拍电影依然占据最大比重,如春节档上映的《人潮汹涌》。刘伟强导演、即将于年内上映的《中国医生》也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拍摄。

陈励奇是最早与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合作的香港电影人之一,此次又签约了电影《网约车》项目。谈及选择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合作的原因,陈励奇表示,在接下来的合作中,园区将为剧组提供完善的办公室、摄影棚,

2021 苏港影视交流对接会启动



帮助有需要的公司融资,并推荐前期、后期的制作公司,负责处理向主管部门报批的事情,让剧组能够更加专注于拍摄。

香港影视文化协会会长徐小明用“有票房、

刚起步、多努力”概括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状况。在他看来,当下的电影创作中还存在盲目追求特效、忽视电影精神、人物塑造等问题。谈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徐小明表示,江苏省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天然的古装题材创作宝藏,可以尝试开发古装、武术、抗战、爱国等题材类型电影,“只有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才能把中国电影传播得更远。”

寰宇娱乐文化营运总监林小强介绍了《拆弹专家》系列电影的创作开发经验,特别感谢了江苏省相关部门在消防题材影片《惊天救援》的创作中给予剧组的巨大帮助。林小强表示,苏港携手合作为商业主旋律电影的开发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启发和可能,一系列帮扶举措也让香港电影人感到了浓浓的暖意,未来希望面向全世界讲述更多的华语故事,“苏港携手、影响全球”!

鸣艺文化总经理修晓永从《叶问》系列电影的创作经验入手,分析了功夫电影的发展前景和掣肘,同时以《误杀》、《你好,李焕英》等影片为例,对比了苏、港两地电影市场的特点和差异。他认为,香港电影专业化、国际化程度较高,江苏在市场规模、现实题材创作、捕捉观众情感共鸣等方面更具优势,苏港联手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必将推动中国电影实现更快发展。

另悉,2020年以来,江苏电影积极应对疫情风险挑战,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率先推出“苏影十条”、“政银担”等措施,统筹影院疫情防控和电影市场回暖复苏。据统计,2020年江苏省新增影院111家,银幕631块,实现票房18.4亿元,2021年春节档票房8.68亿元,比2019年同期递增39%,位居全国第一。目前,江苏正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电影重大题材规划引导,制定江苏电影“十四五”行动计划,着力推动重点影片创作生产。